

說
文
釋
例

說文釋例卷十八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八九十篇

僮下云未冠也與辛部童字之爲罪人者迥異矣今人僮童互易前人已辨其誤然有一事可證許君亦以童爲僮目部之言目睛也曰牟子者一見曰童子者五見夫牟子者睛所照者與物侔也童子者睛中之人小如豆故謂之童也何取於辜人而偶之乎

僮下云人姓伋伋下皆曰人名倩下曰人字皆改易之文

也古聖之姓多從女。女部字以姓訓者尙必言其所由。況
偁爲後世之姓。如更無它義。則是蠻夷姓也。孔子之孫字
子思。燕伋亦字子思。則伋之義可知。伋下引論語陳伋。今
論語作亢。當是亢字。子禽爾雅亢鳥隴。可知取字之義矣。
健下云伋也。則伋當以健爲本義。說倩以人字。尤不可通。
字生於名。如所云古人名於字。子游古人名嘉。字子孔。豈
如此泛然以人字說之乎。

仞下云伸臂一尋八尺。言尋與仞異名而同實也。段氏以
七尺之說爲是。引程氏說以實之。吾遂以兩手度牆。則其

高廣固相等也。段氏又引攷工記廣二尋深二仞以其詞之異徵其實之不同。夫自廣尺深尺廣二尺深二尺廣四尺深四尺廣八尺深八尺無不廣深齊同者。獨至於澮則相較者二尺非物情也。疏例不駁注。不足取信。段氏又以尺下說尋

仞並舉知其不同物又非也。許以諸度量連言之耳。若有意殊別之則仞短於尋。其次反在常下。且云皆以人之體爲法。常字固不以人體爲法也。周禮注每云倍尋曰常。疏亦不言名常之由。蓋卽謂大常也。夏官節服氏。裘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案車軫四尺大常。建於車。人長八尺。維大常。

之節服氏立於地。以此揣大常之度。非一丈六尺不得而
維之也。蓋常之長必一常。於是爲倍尋之名耳。○攷工記
廣二尋。淡二仞。是以方言曰度廣曰尋。杜注左傳曰度淡
曰仞也。尋從又從寸。又寸皆手也。謂伸兩手度之也。仞從
人。人長八尺。謂其如人長也。故爲山九仞。夫子之牆數仞。
掘井九軌。皆淡數也。言尋者。惟大戴禮舒肘知尋。確是廣
數。而夷矛三尋。枉尺直尋。散文則通矣。

仔下云婦官也。當云健仔婦官也。漢書昭帝紀師古曰健
接幸也。仔美稱也。故以名宮中婦官。健音接。仔音余。字或

竝從女。案本部捷下云：「飲也。飲，便利也。」玉篇曰：「詩云：征夫
健捷。健捷，樂事也。」本亦作捷。又音接。捷，行也。然則音捷者
飲也。音接者，婦官也。而行字只捷，行一訓，竝無它義。是漢
字也。

付下云：「從寸，持物對人。物字似無著。或是從又，持物對人。
物，謂一也。」

假下云：「非真也。既非古義，大徐因補借字。說曰：假也。亦謬。
段氏和之，特以借字盛行於今耳。案又部，段下云：借也。則
假乃段之重文書之假手。禮之祭器衣服不假，左氏之不

假易孟子之久假皆其義。至史記始以眞王假王對言。故知非眞也者漢義也。卽補借字亦當與段字異部轉注。今日假也則借亦爲非眞乎。鈕氏說文續攷云詩抑借曰未知漢書霍光傳引借作籍。疑藉之譌又引墨子有假藉作藉而不作段而薛宣朱博傳贊作假借。武梁祠石刻有借字。然則漢人作借也。然則補之者是以隸生篆也。說文序例說解用漢字多矣。不列於篆者多矣。如效下云妙也。段氏改之。大徐補借段氏又依之。不知其兩無當也。特是經典多用假吾卽不敢謂爲俗字。而古之俗字往往加人旁。猶今

之俗字。往往加口旁。假從人而說曰非眞。豈不爲備乎。本

部序字。倫理不甚清。無由揣知。惟鼎臣補之。而云資昔切。

不云子夜切。猶可恕也。

孟子助者藉也。卽所謂使其民如借也。而字不作借。初學記借下引

說文云。籍田者。天子躬耕。使人如借。故謂之籍。與今本不同。

儀下云度也。少牢下篇曰。其胥體儀也。鄭注。儀度餘骨可

用者而用之。淮南俶眞篇曰。不可隱儀揆度。此皆用儀之

古訓者也。義下云已之威儀也。

經義述聞兩引之。其一作威義。非許君意也。其一仍

作儀。以儀釋義。謂古用威義。漢用威儀也。肆師注。故書儀爲

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

誼故許君說誼曰人所宜也與禮記義者宜也正合敘文
四用誼字皆與古法相應也又詩楚茨禮儀卒度韓詩儀
爲義犬司徒以儀辨等小宗伯肆儀爲位注竝云故書儀
爲義杜子春讀爲儀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故書儀作義
鄭司農讀爲儀推尋肆師注則司農子春皆知古人用義
而改之爲儀許君鄭君皆依之所以適時也然經典中有
用義字古訓未經改爲儀者禮記大傳別之以禮義制之
禮義漢書禮樂志樂記禮義立則貴賤等矣緇衣則義不
作制之禮儀禮儀壹下文引詩此四義字鄭注未言其卽儀字疏遂以宜也
其儀壹也

解之非也。莊二十三年左傳朝以正班爵之義。北堂書鈔引作儀。僅有存者。所當詳察。不可隨文解義也。

俾倪二字。小徐本倪在伎下。侈上。蓋大徐遂使相就是也。竊疑說解亦有闕挽。俾倪疊韻。蓋連縣字。俾下當云俾倪益也。倪下當云俾倪也。阜部埤下云城上女牆。俾倪也是。亦增益於城牆之上者也。字又作埤埤。埤倪。說文無埤。埤二字。土部埤。增也。增益也。是俾埤同訓。後人因埤作埤。因埤作埤也。史記信陵君傳。俾倪故久立。索隱。俾。浦計反。倪。五計反。以義言之。當作埤倪。然爾雅釋魚之言龜也。曰左倪不類。右倪

不若鄭注周官卜師用之賈疏以向左右睥睨申之是睥
睨通也。○人部次序大小徐本及玉篇皆乖異無從得其
脈絡。

僞字下段氏所引後漢書出崔駰傳本文作悔不小靳注
云靳或作僞說文曰僞引爲價也段氏欲詞之簡今人猝
不明白

侏下云小兒殊不可解嚴氏曰今越語作觥飯不及壺飧
注云大飯按從光之字皆大而云小未審也校議書眉有
校語曰食乃飧之爛文壺乃壹之訛字壹飧見梁孝王世

家一飧見三國志賈詡傳注壹一同字史記淮陰侯傳注

如淳曰小飯曰飧以上蓋姚秋農尚書語是書固假自尚書之子筠案廣韻十一

唐仇盛兒十二庚則如說文而作壺滄集韻亦同而作餐

滄即餐之重文也玉篇作滄知其本作滄且引韋注恍大

也大飯謂盛饌則仍是大飯不及小食也

僂下云讀若雞小徐作鷄僂雞鷄三字大徐皆引唐韻力

救切玉篇僂力救居幼二切然一曰且也之義當如段氏

音聊集韻三蕭聊字下有鷄僂二字僂且也願也廣韻僂

力救切癡行兒似兩義當分屬兩音

段氏疑僂字是也。小徐本僂僂相連。恐係後人增入以義相屬也。字從兩人。卽足徵其非古。乃玉篇有之。又不在後收俗字中。

僂字說解。後世語也。祇毛詩屢舞僂僂。一見此字。而重言乃形容之詞。凡詩形容之詞。用本義者半。不用本義者亦半。賓筵其用本義。邪案。僂爲興之。或體。興升高也。遷字從。僂說曰。登也。仍與升高同義。知爲一字。恐僂亦是僂。遷之異文。云僂僂者。謂其遷徙不常耳。若謂舍其坐。遷屢舞僂僂。以遷僂連用。證其不同。則反以我爲讎。賈用不僂。本係

一字而兩義。今且改之爲兩體矣。漢高祖本紀。讎數倍。尙不作售。知售爲魏晉以後字也。

尹宙袁良魏元丕三碑皆假僊爲遷。

亼字之次。小徐繼僊。大徐閒以𠂔字。恐後人以仙字。羸入變形爲亼也。玉篇有仙字。云出聲類。李登晉人也。仙字之作。亦有年矣。殆寫者嫌其不古而變之。又改其音耳。大約本部字多可疑。段氏所疑。召傷二字。定當刪。蓋此部當以偶弔結尾。人之終也。以下不當更有字。卽如僊字。旣訓長生。則當與僊侷類列。𠂔字訓市。訓市皆非古言也。○玉篇山部。名五虧切。人在山上。今作危。案危似當作𡵓。二字皆

從人其山尸又同意也。且恐名卽山字。隸異而篆同也。蓋
产山一字。而危又产之彙增字。唐韻山呼堅切。未必可據
此下云未定也。段氏謂當作定也。以詩禮訓定之疑爲𠄎
之譌。玉篇作𠄎。魚其切。未定也。亦作疑。嫌也。恐擬也。又古
文矣。夫段氏致疑之由。以𠄎疑二字形似。如玉篇則是從
矣。非從矣也。知矣。非譌者。以又古文矣一語定之。說文亦
有矣古文矢字一句。似足徵其非譌。然矢下固無此古文
卽云挽矢而𠄎字之首卽𠄎也。再加𠄎以爲𠄎。則複卽有
之。亦當是奇字也。子部疑下。又云矣聲而不云矣聲。繫傳

曰幼子多惑也。止不通也。𠄎反比之也。矢聲大。徐引而倒亂之。已不可通。又自增吳古矢字一語。遂致小徐反比之一語。全無所著。誣也。然則𠄎下之吳古文矢字。蓋後人所增。故與疑下說解參差。廣韻不收𠄎。集韻收之。亦作𠄎矣。更足破古文矢字之說矣。此說與前說殊字乖異。當再詳之。

匕字蓋兩形各義。許君誤合之也。比敘之匕。從反人。其篆當作𠄎。部中早囙印卓。𠄎從之。一名𠄎之匕。蓋本作𠄎。象𠄎形。與勺篆作之相似。其物本相似也。勺之柄在下。匕之柄在上。耳部中匙。歧頃從之。此據歧頃也。匕頭頃也。而言其實頃字仍當屬人。它

部之從之者。此用比敘義。目下云匕合也。亦同意。旨自豔
皆相義。至於鳥字。則許君牽合之別有說。由此觀之。其爲
兩義。較然明白。反人則會意。柶則象形。斷不能反人而爲
柶也。乃許君合爲一者。流傳既久。字形同也。卽如篆文辛
辛判然兩形。今合之爲辛矣。於是爭其畫之長短。苟非說
文尙存。何由知其異哉。由篆變隸。其蔽如此。則由古文遞
變而爲小篆。豈能無一混淆者乎。許君於亼、亼小異。尙且
別之。而此字偶然不別。不足異也。又案詩有捭棘匕。毛傳
匕所以載鼎實。疏引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詩又云有捭

天畢毛以爲掩兔之畢鄭以爲助載鼎實

步天歌云畢恰似瓜叉八星出

用鄭說也

則亦是匕也疏引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彼注云

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然則棘匕之匕其篆當

與名柶之匕同許君不及此義何也

歧下引歧彼織女毛訓歧爲隅案織女三

星近似叉形但不

如畢星有柄耳 ○本部中字但由反字著想卽得其義

罔下云𠃉象髮凶象罔形皆可疑首下云𠃉卽髻也然則

𠃉爲髻之古文許書未出此篆猶或係後增注解則此云

𠃉象髮猶可也至凶在十篇說曰頭會罔蓋然則罔從凶

者謂罔在凶中也安得云象罔形哉

段氏改凶象凶形則凶部說旣明白又非

別義何事複說。又案子古作學似齒卽古囟字。知不然者以蠱下

說解知之。

卷十九孺字下別有說。

殷下云從身從殳似當云身亦聲。中庸鄭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案身衣同聲。故疑當云身亦聲。釋家言皈依當作歸身。疊韻字也。故許以歸說身。

褻褻二字。玉篇以爲一字。豈以當時已合用邪。抑如袍褻之誤合邪。小徐本無褻字。据其用大徐語。又言切不言反。知其本無也。○本部次序。玉篇大同。釋在褻之下。禘在禘

之下皆當依之。

裕下引易曰有孚裕无咎有字諸家作罔故其說之也罔字仍是摧如裕无咎仍是貞吉則周公何事重複言之蓋作有爲古本也初六九四陰陽正應其情欲進又卦爲晉則時亦當進故曰晉如也初無位二三位又間隔初與四之中彼嫉四之將羅致初也豈不阻撓之故曰摧如也然不以摧而不吉也正應則貞貞則吉故爲初釋其疑曰有孚若曰無傷也有與爾孚者也但尙在事外似莘野渭濱之時不可躁進以取咎裕則无咎耳如此依許解之易

義便通達不重複故知爲古本也。如疑吾所說者。貞與孚有複意。則貞者言其分也。孚者言其情也。如睽六三上九亦陰陽正應。不爲不貞。惟其時當睽也。則三傷而上疑矣。

余弟範曰。初言有孚。有閑之者。故僅有也。三言衆允。無閑之者。故曰衆也。


卒下說解段氏改竄皆非也。卒爲衣名。故入衣部。其衣名卒而衣此衣者。卽謂之卒。猶甲士謂之甲也。人皆知卒爲人不知其爲衣。故曰隸人給事者衣爲卒。若刪衣字。是訓卒爲人也。以人所皆知之義。何煩費許詞乎。然何以衣爲卒也。故又申之曰。卒衣有題識者。以象題識而非於小。

切之人。故解之而不出其字。段改爲一。豈有當乎。卒與尅相似。亦屬指事。○卒篆之下。繼以褚篆。說曰卒也。謂衣之名卒者。又名褚也。方言。楚東海之間。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郭注言衣赤也。褚音赭。案許說固本方言。然以其衣卒而謂之卒。以其衣褚而謂之褚。皆從其衣而名之也。

考下云。易省行象。二句。段氏改之。非也。蜥易緣物而行。老人之曳踵似之。故從易省。然以四足之物而象二足之人。殊疏闊也。故變其文曰行象。蓋許君亦不能確知考字之義。故仿佛解之如此。○筠嘗問吳伯和先生。鐘鼎文以

爲錫何也。先生曰：卽易字象蜥易之形，錫字之省借也。先生名鼎臣，北平進士，官贛州知府，罷職居貧，吾嘗從之問。故今卒矣，孤孫隨其婦翁南下，乃有血疾，追念先生爲之黯然。

尸下云陳也，象臥之形。案當爲會意字，說解當云從臥人

觀部中，字皆取人義可知。蓋篆本作，有從之者，乃垂一

足以美觀耳。說詳說文韻譜校。從尸者，尺、尾、履三部。尺又以尸象手，尾又以尸象物。

人無尾也，履之尸則仍是人。人部倂下引堯典倂功，是部速下引作倂，弄部倂，迨也，與倂具也，不同義。此借尸爲人之證也。

居下云從尸古者。句居從古。大徐曰。居從古者。言法古也。義是而語未明。蓋居者蹲也。蹲非禮也。然且不爲大過者。以其從古人也。古者荒陋。不以蹲踞爲非。後人雖不用爲禮節。亦不盡廢也。玉篇踞下引大戴禮曰。獨處而踞。許說從尸古者之從。說字形也。居從古之從。謂人事也。段氏不分別。故改之。

尻下云腓也。此下卽屍篆。尻之或體爲腓。似無可疑者。然

肉部腓下云尻也。知此當云尻腓也。

漢武紀立后土祠於汾陰。腓上顏注。腓者

目其形高起。如人尻。故以名云。

若死者髀也。骨部髀股也。肉部股髀也。

是尻肱轉注。今所謂尾蛆骨也。尻髀股轉注。今仍連呼爲髀股也。兩體相近而有別。蓋校者以下文卽髀篆因改之。故玉篇廣韻皆引說文尻髀也。卽廣韻六脂引說文肱尻也。大徐如此亦足證此文之譌矣。其二十三魂髀下引廣雅云：髀謂之肱。亦謂之髀也。雖曰散文則通。然髀者尻之或體。髀者尻之今字。不得云亦謂之髀也。

髀屎當入履部。卽不然亦當類列。不當闕以屍屠二字。

尾下云：古人或飾系尾。或之者疑之也。許君因尾從尸。遂以當時貂蟬之飾而擬諸古人。不知非也。許君說字義字形。必使之相爲。

表裏如肉下云截肉也。字形如截肉，故以鳥獸之肉爲說。若人肉無由作虜也。血下云祭所薦牲血也。以人血無由盛以血也。皆寓尊人之意，而形義實有不比附者。古義失傳也。惟尾字誤謂其從尸，因致周章。請以尸字諸義言之。尸象臥之形，臥時無取乎飾系尾也。尸象屋形，人不可以爲屋也。反訓柔皮而從尸，人之皮不可柔也。知此爲獸皮矣。而尻屍眉乃在人之後者也。尾之在禽獸後似之。且反之爲獸皮也。又可卽說解以爲徵云。或從又。是𠄎篆亦作𠄎也。𠄎柔皮也。其篆文從瓦而說曰從皮省。蓋當作𠄎。𠄎而篆與說皆譌也。皮有𠄎、𠄎、𠄎三文皆從𠄎。則尸字亦象獸皮有明徵也。不妨一字象兩形也。如匕字

既爲比敘。又爲栖。余又見其象畢載牲體之畢矣。且欲以尾強屬之人。試問禽獸之尾。天生之人。飾系尾。人爲之。孰爲先後。噉然可知。而謂尾字爲人。而作乎。字從到毛。尾毛與身毛同。向後不見其到也。云到者。垂於身之後也。惟麋鹿犬豕之竭其尾者。則真到矣。○以尸象臥形。推之。知尸當作尸。以尸從尸。推之。知尾當從尸。蓋皮之省文。非尸也。似許君誤合之。古人於禽獸言皮。故傳曰。譬之於禽獸。吾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於人言膚。故孝經曰。身體髮膚。尾亦屬禽獸。故字從皮省也。屋從尸者。直是從人。至會意若

尸已是屋則籀文屋

當從广

從尸以象屋形無緣屋上架屋

也。屨屨二字下皆曰尸者屋也。蓋以屋字從尸故云。然非以字形與广相似也。

屎字必後人所加。觀字形卽可知。不待援道在屎溺然卽溺之矣。然莊子屎亦俗字。

匕下云在人下者。凡從儿之字皆上體有字而儿在其下。未有儿在上體及左右者。故設言上體爲人而儿在其下也。玉篇作人在下已失許意。段氏作儿在下尤非。云故詰屈者謂匕字形直。匕字形曲也。○從儿之字惟伊之古文

𠂔及𠂔𠂔二字。其人在下。然𠂔從古文𠂔。𠂔部自作𠂔。從
𠂔。則人部𠂔或誤。𠂔從𠂔省。卽以人質處而之所是。惟𠂔
字人在下耳。若從𠂔之字無不在下者。自兄以下十二部
是也。

兄下云從人從口。似非。篆當作𠂔。與兒字同例。皆象人形。
父之篆作𠂔。吾亦疑其象老人之形。君臣父子兄弟。似皆
屬象形。君臣子三字。許說旣云象形矣。𠂔與古文𠂔。上象
𠂔角。中象身。下象足也。𠂔正面形。恭已正南面也。𠂔𠂔臣
𠂔。𠂔皆側面形。凡側而形皆向左。臣獨向右。歸向其君。猶

之反身爲身也。蓋此類字難爲確象。既有兄之名。卽作兄字以寄其聲。有首有足。象人形而已。如謂兄能教弟。故從口。豈不穿鑿而不通乎。○鐘鼎文只字亦從口。

兜下云。兒象人頭也。此句蓋後增。其目光太短矣。兒下云。白象人面形。則許說兜曰從兒省。而象人頭意已寓其中。且亦白象人頭耳。兒則有首有足。全人之形也。安得云兒象人頭乎。然則兒字何以從人。曰。兒有形而難爲象。故以人表之。而以白象之。此蓋古文也。故或體籀文皆形聲。○古人無奈何之事不少。卽如頭名曰首。作首以象之。又名

曰頁其名雖異其形不能異也於是從頁加人而作頁字
此卽兒字之比例也。

禿下云上象禾粟之形

玉篇粟
譌黍

取其聲蓋許君以其義難

通遂欲歸之諧聲而聲又無可諧於是因禾生粟取粟爲
聲豈以爲誠然哉然可證字從禾也周伯溫改禾爲木益
誤矣玉篇毛部禿下云籀文禿字廣韻亦有未知所本如
出說文則許君當據之以斷禾爲毛之譌矣何至回穴如
此髮及眉須髯皆特立專名不以毛概之而禿者之髮但
離離如毛而已故從毛以見意鐘鼎文年字作𠂔者多作

秃者少是與秃字疑似也豈得以斤八爲別乎。○廣韻一
屋秃下引說文云無髮也上象禾粟之形文字音義云蒼
頡出見秃人伏於禾中因以制字然則說文云王育說者
指上文象禾粟而言秃人伏禾中之說自出文字音義蓋
校者疑禾粟之說遂取文字音義附益其下而未知其審
一句又校者之詞竝不出文字音義矣。

規玉篇此咨切盜視兒也吾鄉或數人釀金迭爲賓主月
額必飲酒謂之當去聲社其獵食者謂之社規用玉篇音不

呼爲七四切也至於俗語看覷則照拂之意說文之規覷

拘覲吾鄉未有此語也。

覲字段氏據諸書改爲覲竊疑或本有覲覲兩篆覲讀若低覲讀若迷民迷雙聲故讀如之卽今人所用之低迷也篆注譌脫兩字合爲一耳然玉篇初無覲字存此臆說以備觸發。

段氏以吹爲古歎字先得我心惜引文賦不實則請證明之賦曰或受吹於拙目李注或於拙目受蚩吹笑也吹與蚩同又阮嗣宗詠懷詩注引說文蚩笑也嗤與蚩同古詩十九首注又引作嗤笑也筠案說文無嗤蚩下又無笑也

一說卽云悅誤亦是借義斷以作𠵼爲是賦作吹者乃壞字也從山非義非聲足以明之毛氏本胡氏翻宋本皆作吹不可徑改作𠵼混其異文也歎嗤玉篇皆有似歎少雅矣各書吹與嬉同音蓋失傳已久韻會嗤或作歎引文賦受歎於拙曰然其字譌作歎

欠部之歎之本作歎也朱文藻鈔小徐本作𠵼汲古初印本作𠵼孫鮑二本同絕非各本皆譌歎也玉篇歎字次第在歎上與說文在歎下小異而由此上之爲歎歎下之爲歎歎大勢相同也自歎字以下皆孫強輩所增俗字矣始

收歎字

虛紀切樂也與喜字音義同

案喜有重文歎玉篇同說文而欠

部重出者猶之孱已見孳部而尸部重出也此自孫強之

過耳段氏嘗作汲古閣說文訂矣

吾向見之今無此書

何忽忘之繫

傳校錄已有說茲因段氏之誤聊復詳說焉

歎下云嘖也

歐乙冀切

口部嘖下云語未定兒案東方朔傳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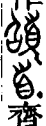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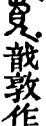


優亞者辭未定也据此則歎下當云歎嘖語未定兒嘖下

當云歎嘖也蓋此二字雙聲乃連語也廣韻歎嘖歎也義

雖不同然足徵其爲連語

諒下云事有不善言諒也言卽詞也謂見作事有不善者

則其鄙之之詞曰琮也。玉篇但云事有不善言也。無琮字而自明。蓋部首本是虛字。故所屬琮琮二字之說曰詞曰言。

頁下云古文韻首如此。又云頁者韻首字也。似謂韻首字古作頁。頁者然季嬭鼎作。淮父貞蓋作。器作。宰辟父散作。齊侯罇鐘作。邢敦作。周鼓作。敦敦作。寅蓋作。是首字作首者七。作頁者二。無一作頁者。韻字從頁者六。從頁者三。無一從首者。信乎頁頁卽首字。又知顏之古文

頰頰之古文頰頂之或體頰所從者乃古頁字卽是古首字玉篇故作頰頰也韻從台此省甘爲口也又作𠄎則反文也作𠄎者可爲𠄎𠄎二字證也從知古文韻首如此謂頁爲首之古文也此許君本文也頁者韻首字也小徐本頁作頁是也然是後人箋記大徐疑其與上文重複故改爲頁不悟其非許君語也蓋許君時頁頁已分爲兩字故著明之

頰字玉篇在後收雜字中云面不平也其顧氏挽漏孫強補之邪抑卽頰字之譌一字爲二邪又無頰頰作頰

頤下云昧前也。讀若昧。夫既以昧說之，而口又如之，則頤也者，謂不識機宜，冒昧而前也。與昧音義同，故今皆借用。昧，覓下云突前也。知冒昧當作覓頤。

頤下云面前。岳，岳玉篇作頤，頤並通。蓋相人術所謂五岳朝拱也。段氏必從小徐誤本。又引太曰詩，殊支離。

晉下云百同。古文百也。玉篇引之云與百同。古文首也。集韻

曰古文作晉。麻下云與朮同。大徐本亦挽與字。此以首部在前。

故曰與百同而又云古文首也者，謂古文則作晉也。古文有髮篆文省其髮，與古文學而小篆作子同也。

彡下云毛飾畫文也韻會引同玉篇亦同小徐畫下衍之
字段氏遂謂爲以毛屮畫之文然毛飾畫連文殊不詞大
徐新修字義影字下云非毛髮藻飾之事不得從彡所謂
毛□□此毛飾所謂藻飾卽此畫文判然兩事信而有徵
如須影者人之毛也而夙彪影彪諸字物之毛因之彪亦
因之彤則用刑於毛矣此皆從毛飾一義之字也彡者畫
之人彡者畫之事彤影者畫之色及其成也則彬彬有文
矣而鬱亦因之此皆從畫文一義之字也

皆取它部從彡者明之惟用本

部一彡字便文也

如嫌毛飾字詰屈請解之曰此儻語也以毛爲

飾畫之成文。文飾本恆言。相對言之。不嫌於杜撰也。若段

氏以毛飾爲筆。卽則虬戶銑溪矣。

廣韻廿四鹽。三下云毛飾廿七銜。三下云毛長

影下云長髮森森。玉篇長髮髟髟也。兩書皆是。不可互改也。許君用森者。發明假借。犬走兒。森森則是重言。不用本意。顧氏用髟者。直解之也。正如史記漢書之同文者。此用古字。則彼用今字。對勘之。而自明不煩解說矣。凡讀書當悉心以求其是不可見有異文。輒爲改竄。

司下云臣司事於外者。蓋以后字右向。司字左向。因以爲內外之分。故從反后云者。君內而臣外也。內猶北辰居其

言部 卷一
所外則宣力於外也。故詞字說曰：意內言外，卽在此部，不入言部也。許君就字形得意，而段氏以伺察爲義，蓋由伺古作司而爲是說。然是遷者之事，非社稷臣也。

卮字會意可疑。它器皿字，非象形，卽形聲。恐此字義失傳，許君姑以爲說耳。

卪字說中之山邦土邦澤邦，今周禮皆作國。後漢人固不遠避前漢諱，然設字本作國，何必改之？蓋許君所據本國作邦也。○說文言上諱者五字：秀、光、武帝名也，莊、明帝名也，炅、章帝名也，肇、和帝名也，祐、安帝名也。雖安帝之前有

殤帝名隆說文不云上諱蓋百餘日而殤未嘗措之廟立
之主也許君自敘說文成於和帝十二年許沖上書在安
帝十五年卽據安帝言之上溯至光武僅親廟四世耳光
武立制以高帝爲祖文帝武帝爲宗又立四親廟以爲七
廟當安帝時如故也凡廟祭者必諱說文不諱漢高文武
何也且旣云上諱矣而稼下云禾之秀實爲稼采下云禾
成秀也莠下云秀聲私下云茅秀也蕞下云蕞之未秀者
葭下云葦之未秀者典字下引莊都說莊光改爲嚴光辦
裝且改爲辦嚴矣塹下引國語塹本肇末肇下云肇省聲

尙恐是後人增肇篆。福下云祐也。以小徐本備也。爲是烜字不常用。宜其不見。而秀莊二字必非後人加也。正不知漢人避諱。是何等律令。

御下云從彳從卸。卸下云從口止。午。大徐曰。午馬也。故從午。案午馬之詞。纖仄。且非古義。韻會引作午聲。是也。御亦從彳止口。而午聲也。此兩字各自會意。不必以字形相似。而謂御從卸也。卸主乎止。其止有口。故從止從口。御則或行或止。皆其職。故從彳止口者。行止皆有口度也。今韻卸在禡部。而禡之平上聲爲麻馬二部。此音固古所無也。無

論家牙華等字古音在今虞部內卽孃孃二字不猶虞麻
皆收邪今韻午在虞部虞爲虞之上聲則卸御之從午聲
亦可決也況乎古言說駕亦作稅駕說也稅也皆卸之祖
禍也古必無卸字卽說文有之亦不知爲許君誤收抑後
人躡入者矣。

卷下云𨔵曲也居轉切玉篇九免力媛二切收也案此卷
懷之卷也又渠圓切膝曲也案此拳曲之卷也大徐引唐
韻誤。

𨔵下云闕闕其音也大徐引唐韻士戀切謂𨔵與顛同音

且同義也。顛選具也。玉篇曰古文作選。夫選從巽。巽從卍。然則謂顛同選。不卽含同卍意乎。廣韻卍具也。則直同義矣。蓋緣𨮒巽也。巽具也。選遣也。一曰擇也。諸字義訓相近。故直謂卍爲選字也。

印下云執政所持信也。蓋秦以來乃有印。故以後世之制說之。此於事實爲宜。乃若宣下云天子宣室也。璽下云王者印也。袁下云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裳。幅一龍。蟠阿上鄉。此三者皆不如古制。然下下云貨賄用璽。下正用周禮。何以土部說璽。獨用秦制。蓋漢承秦。獨以璽爲王者印。

之名故凡漢帝服御之物與古同名而異制者皆以漢制說之以見說文爲漢代之書也劉昭補後漢書輿服志詳於冠冕而略於衣裳然亦可考證焉志曰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遂延日月升龍絕不同於虞書然則漢帝之服但有日月升龍也許云上鄉卽升之謂而不及日月者袞之名取諸卷龍故也志又言太常大旂皆日月升龍又云乘輿升龍又云賢仁佐聖黼黻文繡降龍路平是知古帝服之龍一升一降漢則君用升龍臣用降龍也志又曰秦郊祀之服皆以衿元漢承秦故顯帝初服旒冕衣裳

文章祀天地明堂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
用山龍九章案此云十二章與前云日月升龍異者蓋此
但指祀天地明堂而言前文則指朝服言也許君所說蓋
自據和帝安帝言之不應五經無雙之人絕無依據而爲
野言也惜余淺陋不能得確證姑發其端以俟邈於古者
考焉。

艸下云色艸如也論語曰色艸如也說解與引經同文豈
將使人別攷經說乎米部孛下已引論語色孛如也豈齊
魯古論之異文乎玉篇引說文色艸如也又引孟子曰會

西艷然不悅然則色艷如也非本之論語而所引孟子本
爲說文所引也案論語注孔曰必變色蓋依王勃然變乎
色而言又勃如戰色鄭注戰色敬也孟子艷然趙注愠怒
色王勃然變乎色注愠怒而驚患要而論之勃如之敬乃
嚴毅之色非縮朒之色故曰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甯字
者草木盛也故得用之艷然以趙注爲是乃又曰愠怒而
驚患似勃如亦是愠怒色與艷然同者乃本其情而爲言
也情則愠怒色則驚患驚患與戰色同矣蓋玉篇所引爲
說文原本後人見殘本又誤記論語率意加之也

玉篇以白爲躬之古文案又手曰白是徒手也在手曰躬是手中有物也尙微有別。

段氏以勺爲抱子抱孫之正字蓋於字形得之又加引廣韻薄報切以證成其義然唐韻薄皓切則與保同音保下云養也周書保抱攜持段氏能以勺當保抱兩字乎且此兩切皆由勺取聲也玉篇亡粉切則由人取聲也尙未可率然定之也廣韻十八吻亦收勺武粉切集韻吻皓效三韻皆收效部者曰鳥伏卵是卽菹字也。

包部匏下云瓠也從包從夸聲此字似當隸瓠部而曰從














瓠省從包包亦聲。豈以瓠部之瓢省夸存瓜而瓠之義猶存。若瓠省瓜存夸則僅存其聲。於例不協邪。然夸聲與瓠甚遠。

尙下云自急救也。吾向疑儀禮賓爲尙敬卽此字。今知段氏已駁。或曰抑詩無曰尙矣。卽此字。蓋戒之曰無易由言。應者將曰吾何嘗易哉。已自急救矣。然無曰已自尙也。莫捫朕舌。不覺而言逝也。而言固不可逝矣。如此則抑揚曲折鄭箋以爲苟且似偶誤也。乃吳伯和先生曰。作尙則非韻六書例解。又謂尙日新卽此字。姑竝存之。印林曰。篆書

九經抑詩作𩇑。

鬼之古文禩從示。示神也。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周官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皆謂已之祖考。然則禩字當用於此神之者。尊之也。非魑魅之屬。皆可謂之禩也。

魑神也。玉篇魑在後增字中。云山神也。段氏所引山海經青要之山。魑武羅居之。正山神之說矣。郭注。魑卽神字。恐係神之俗字也。鬼者歸也。神者伸也。魑從鬼而又從申。於法不合。或後人卽据山海經羸入。

畏篆疑當作說解之虎省當作虡省蓋畏字從由除由則存虎省謂也除則爲何字乎是知字上一畫曳而長之中一畫拗而直之斯成矣不然虎爪之爪何以稱焉且下第云古文省不言從爪之異可知由如故也爪如故也但省人耳蓋虡今作虡校者疑篆文之人無所著也而改之爲虎未思篆文之乃爪之譌文也從爪如本形則向外又向內獨無作者

集韻入微威𦉳𦉳𦉳同字入未畏𦉳威同字其𦉳可據𦉳則𦉳之譌也小徐本𦉳作𦉳下

嶽下云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泰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

至。當作王者巡狩之所至。

爾雅釋山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

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蓋許君所本也。然而

疏矣。夫嶽者，爲巡狩而立也。虞書祇有四巡，知岳亦四而

不五，官名四岳，亦其徵也。而周禮禮記皆言五嶽者，此自

是周制，然以泰室益之而成五，則非也。釋山首五句曰：河

南華，河西嶽。

虞書自岱宗起，以所巡之始言。此以華嶽起，以近帝都者言。

河東岱，河北

恆，江南衡，此乃周之五嶽，故以冠首。特未指目之爲嶽，故

後人昧焉而增泰山爲東嶽，五句於末，殆出於叔孫通尊

漢制而蔑周制也。知爲周制者，華岱恆衡同於堯典，則以

古帝所命四岳不可黜華而不計實則唐虞夏商帝都皆在華山之東故可以華爲西嶽宗周則在華山之西西巡而東出使西方諸侯越帝都而東就華山之下非情也故加一嶽而直命之曰嶽職方氏曰嶽山於禹貢爲岍山地理志謂之吳嶽而封禪書有嶽山而無岍山蓋沿周公改之也至於嵩高在東都封內卽會諸侯於東都可矣何須就嵩高應劭覺之故風俗通曰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夫不巡則何須此岳是調停之說也惟左傳周幽爲太室之盟是有事嵩高之證然六王二公皆非巡狩之事

且與桀之仍紂之黎竝數亂亡之君胡可法也蓋漢帝不

學聞古有五嶽欲其排比整齊而加中嶽又誤讀詩崧高

維嶽謂嵩高之名適與之符釋山山大而高崧郭注卽以此詩說之遂以嵩

高爲中嶽然崧高毛傳崧高兒山大而高曰崧釋山卽本之此嶽

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毛公秦人則秦尙

依古制言四嶽初不益以嵩高案吳嶽在王畿之內卽謂此詩之嶽爲吳嶽似無不

可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以爲四嶽降神未免奢闊不如

舉畿內之吳嶽較爲切近如中庸言華嶽亦第舉畿內兩

山後漢書楊震傳桓帝策楊賜亦但曰華嶽所擬也若謂

申甫之生由於嵩高降神則詩三百篇更無此浮泛之語

然卽依毛傳亦謂崧然而高者說經者不可以漢制代古

惟四嶽耳何嘗以崧高爲山名

制也伯宗之言以四嶽大室竝數爲九州之險則大室非嶽可知然不用本朝之制而言四嶽者則以晉居唐虞故都沿襲古語既久猶其不行周時而行夏時也惟大司樂鄭注曰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恆在并州據釋山首五句爲說此爲定論邢昺不知而駁之若加以嵩高既不適於用易衡以霍又爲漢武時事不應古人早與之同邢疏謂霍爲衡之異名亦調停之說也郭注以爲

天柱山瀟水所出者是也此山今屬瀟山縣吾父曾知其縣事縣印字

作瀟校官印字作瀟亦馬伏波所云宜齊同也山之陰則爲霍山縣大宗伯鄭注又用爾雅後

說惟霍作衡耳。其所以乖異者。大宗伯但言五嶽。故用本朝之制。大司樂連言四鎮五嶽。必須據職方爲說。故曰四鎮。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鄭君旣以此四山爲四鎮。卽以彼五州之山鎮爲五嶽矣。獨是九州山鎮。尙無嵩高。則嵩高尙不得鎮一州。乃得併于四嶽乎。○唐虞本四嶽。至周而五。猶之周禮本四鎮。至隋開皇。開而五也。

广下云。因广爲屋段氏改广爲厂。是也。余初治說文時。固見及此。广厂三部之相連。卽以此也。然許君誤矣。广當與宀相次耳。厂爲崖巖。山廷之下。隋直而上。橫出者是也。广當依古文厠字作厂。乃堂皇之形。一面有牆。宀當作冂。則兩面有牆。實則广以一牆見其三面。宀以兩牆見其四

面而中高者爲棟極。左右殺者爲兩字。則广宀同也。故宀

部古文有從宀者。寫者斷之也。有從冂者。寫者卑其棟。遂

同一也。段氏一切改之。

惟篆宛
恣未改

豈闕疑之道乎。師奎鼎

向馭彝命師寰散恣。又金刻寶字從冂者。不可枚舉。朱仲

子尊寶字從冂。尤象屋形。于斯父簠。但從人。則有棟字而

無牆。又船字。頌鼎作𠄎。從宀也。頌壺作𠄎。從广之反文也。

是尤宀广同義之證矣。田爲鬼頭。而鬼篆作𠄎。田當依

繹山碑。𠄎字作田。今並改兩殺者爲平頂。而突起一筆。以

見意。與广宀同誤。然鐘鼎文亦多從冂。則其變久矣。田則

言之采也 卷十一 三
玉篇目錄猶作𠄎知其誤未久故猶存仿佛九經字樣作
凶凶段氏放之作凶乃是破頭無此理也

庵下云樓牆也玉篇又有屯聚之處四字然則此字意兼
聲案增下云北地高樓無屋者庵蓋同此制於其上爲埤
堦遇兵燹則聚人而守之故曰屯聚也若樓之壁或樓外
之週也未必別立專名且亦無取於屯聚也吾聞曹州人
言明季時其地多守樓自全者

廬從广里八土者二畝半在田謂之廬二里半在邑謂之
廬在邑故從里八者分也各分此里之土而居也抑或卽

主謂八家矣。孟子死徙無出鄉兩節，乃言寓教於養。上節言五畝之宅之妙，下節言百畝之田之妙，各以兩句領起。上節使之親睦，是使民聯爲一體也；下節使之知尊君親上，是使民與君聯爲一體也。然不煩教化而成，則聖人制田宅之精意也。死徙無出鄉，指在邑之宅；鄉田同井，指在田之宅。相友相助，相扶持，則統承之。夫謂死徙無出鄉，指在邑之宅，人或不信。蓋未嘗深長思也。夫人之相交，才與財而已。古之才士不在田閒，如有朱家郭解，是盛世所必誅也。而百畝所出，奉上與衣食而外，八家相往來，已竭其

力故卽在邑居亦不能一邑概爲洽比也故死無出鄉各戀其墳墓徒無出鄉仍與共井之人日相親暱人情日相習狎則愛慕生動而相連則詐僞息故其友助扶持卽由此無出鄉同井之法自然而生乃立法之妙也今之解此節者皆不及死徒無出鄉蓋由不知其妙

廡屋從上傾下也廢屋頓也至爲明了段氏加注乃令人不解矣廡之從上傾下者棟宇墮於四壁內也俗謂之罨玉篇曰厭今字作壓也是也廢謂之頓者向下委頓者也俗謂之坐化廡由於梁棟之不堅廢由於基址之不固

○下云石閒見廣韻同玉篇石文見也案閒與聞形似文與聞聲同但不知孰爲轉譌耳

厝下云厲石也段氏改厲爲厝兼於毛傳增一錯字誤厝厲厝皆磨礪之名非有三石名爲厝厲厝也其爲物色甚多但柔者目爲厝剛者目爲厲與厝耳若以爲石名則非它物可代如段氏言則詩將曰他山之石可以爲石乎抑將曰他山之厝可以爲厝乎又擬以金剛鑽之類則又將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金剛鑽乎且金剛鑽以之鑽水晶斯可耳吾嘗以之鑽玉忽微不入也雖粉之或可用然價不

皆矣。吾見治常玉者用玉田縣沙。治玉子翡翠碧私者用新疆之寶沙。皆糜爛而用之。吾鄉農夫得玉而自治之。磨以沙石所作之食。久而略成形模。殆它山爲錯之比乎。

石部

礪礪音曰厲石則礪礪音其名目矣。

廼下云丸之孰也。吾鄉謂饊糝滑易文字純熟皆曰廼化。蓋卽此字。但語轉去聲耳。然玉篇胡官如之二切。一依丸作音。一依而作音。與奴禾切異。又曰丸屬也。義亦異。抑或屬孰音近而譌矣。

廣韻三收。七之入。戈同說文。二十六。桓同。玉篇集韻。桓戈引說文之部。廼摩丸

之孰也。知玉篇字說。

段氏改礪爲礪非也。玉篇礪礪相次其先後各字與說文大略相同而礪在後增字中其礪下云礪礪石聲礪下云礪礪也是今本說文掇誤。

玉篇之礪說曰欽崙崎礪石巖與說文之礪同訓蓋一字也。惟音宜綺切則今音耳。古我義同音而玉篇後文又出礪字則不知者所增也。集韻四紙合兩字爲一。

彖下云豕怒毛豎。大徐曰从辛未詳。五經文字謂之從辛。辛非聲非義亦不可解。竊疑辛祇象毛豎之形。故在豕上。如辛字辛嶽竝出之意。然欲謂省辛爲辛則說文無此破。

壞之省法。或者本從辛。訛爲辛乎。

豕字疑卽豕字重文。音義皆同。豕之古文象。亦可證也。

豕下云從彘。大徐作豕亦足省象形。案此會意字也。且當

云從豕不當以爲彘省。如馬之古文。其足尾正如彘不

過筆勢小變耳。夫豚乃物也。而從又持肉。與祭同意。然則

古人之豕。非大不食。小豕惟以致祭也。殆亦貴誠之意乎。

豕生三月而牝牡
交既交則牝暴長

豕下云豕豕也。廣韻引之。穀作穀。段氏曰未知孰是。案玉

篇穀下云豕子也。或作穀。是顧氏以穀穀爲一字。廣韻用

之在此文卽不爲異然曰貔子固與說文穀小豚不同文
選南都賦作穀而注則引穀字說集韻十八藥獮猿類似
犬食猴與說文穀食母猴之說合一屋收穀穀穀下引說
文穀下云豕名一曰狐子與說文小豚之說近然則廣韻
南都祇是同音假借。

身部計數文二十重二段氏云小徐本文十七容有誤也
其曰重三必合貓獮爲一字矣愚案小徐少貓獮貍三文
故曰十七獮在所少正文中不得以此證貓獮之合且玉
篇廣韻皆分爲二字集韻雖合貓於獮而他官切內別出

貓字引說文獸也似豕而肥。

段氏亦據釋文補此句。

是不可竟謂爲

一字也

作篆者馬之尾當長鹿象豕之尾當短石鼓文繹山碑不誤今人率爾操觚長短任意不體物情鹿字直無尾矣

驃下云黃馬發白色段氏以起白點斑駁釋之非也發某色乃北方常語此謂通身黃而又通身白也發者別內外之詞比象言之則今染采有所謂烟裏火者赤帛發黑色也火裏烟者黑帛發赤色也若謂是起白點斑駁則駁下云馬色不純者是也

紺下云帛深青揚赤色揚與發同意段氏謂揚當任陽非也

桂未谷說文義證曰。本書所言馬色曰頡。曰頭。曰鬣。曰面。頡曰喙。而不及耳。隋西域圖記曰。大宛馬。烏馬。騮馬。多白耳。口馬。驄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惟耳色自別。餘色與常馬不異。是則耳色惟大宛馬有之也。

駮下引詩駮牝驪牡。段氏謂與不駮不來。合稱詩爾雅同。案此或許君誤記。抑爲習說文者刪節。以致不成文理。皆未可定。而改牡爲牝。引釋文牝類忍反。下同爲證。則非也。案釋文既釋駮牝之後。卽出驪牡。云孫注改上駮牝爲牡。讀與郭異。然則段氏改牡爲牝。正同孫叔然改牝爲牡也。

且所云頻忍反下同者。謂牝曰驂之牝同耳。豈可證牝爲牝乎。

駮下云周文王時段氏改文爲成案。以下文西伯獻紂絜之。苟有吉皇。何不獻紂而用畫馬乎。王莽傳注引說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正作成王。記之以爲段氏助證。勝於無徵不信也。

駮下云驂旁馬。此謂駮與驂異名同實。而其義則謂在旁之馬也。文選洛神賦注引作駮驂。駕也。北征賦陸士衡贈弟士龍詩注引皆作驂旁馬也。

凡李注屢引不同文者。或是時說文本不一。或偶以

字林爲說文。然則以驂釋駢別二名也。以旁馬釋驂說其
皆不可知。義也。說文多此等文法。不可讀爲一句。然如段氏驂下加
也字。則似與旁馬也爲各義。

駢下引詩昆夷。段氏謂今詩昆作混。孟子亦作混。不知何
據。案孟子文王事昆夷。趙注引詩亦作昆夷。且昆夷以聲

爲義。不須易字也。說文河下言昆侖。歎下言昆于。依鮑本。七本譌。

作干。壺下言昆吾。其音皆相通轉。皆如莊子之渾沌。乃頑鈍

無圭角之兒也。如金吾木吾。卽今之骨朵槌。亦雅之終葵
椎也。亦作圓形。木部椀下云。椀木薪也。椀下云。椀木未析

也。椀，榘之音，皆與昆近。析薪者，必順其理，而此無理也。根節盤錯，縱橫相糾，故未析云者，不可析也。惟可斯之，以爲薪而已。頑，下云榘頭也。卽此謂也。今俗呼氣鼓頭矣。故物之頑者，有昆侖、昆吾諸名。人之頑者，以昆夷爲名。咽，下引詩：犬夷咽矣。卽此所引昆夷駢矣也。犬，昆聲，亦通轉。指謂之犬，亦以頑物命之。

廌，下云從豸省，非也。通體象形，豈可割下半以爲豸省哉。卽云以字形言之，謂其下半與豸同，或以物形言之，謂廌亦長脊然，旣畫成其物，一望可知矣。何須加此以煇亂之。

蓋後人以解廌今作獬豸遂增此語耳不然上半似鹿何不云從鹿省固知非許君語也。

薦字當有重文薦從艸積古齋嘉禮尊薦字可據知其似非叔字者薦者艸也無事於奉持之禮奉薦而進則借義也知說文當有者禮記釋文雜記出薦字云音薦本亦作薦鄉飲酒義出薦字云本又作薦廌豕兼從則蕪雜豕乃艸之訛也禮記尙存此字許君時焉得無之。

鹿下云鳥鹿足相似從匕鳥部云鳥之足似匕從匕二文相應然在此則通在彼則否者鳥象形字胡爲又兼會意。

且匕者栖也。鳥豈以匙爲足哉。故知彼文爲後人所增也。此文則通者謬其詞也。鹿字下半似比，鳥字下半似匕，此文出於鹿下，不云從比而云從匕，故謬其詞者防作篆者有譌也。今存漢碑，凡從鳥之字，皆如馬足，許君恐人沿譌，故寄其說於鹿下。後人不知，遂增之鳥下也。凡獸之能疾行而不堪任重者，其字率似比，而鹿、兔、能下皆不言從比，爲其第象足形，與比字無涉也。乃彘下云從二匕，又申之曰彘足與鹿足同者。兔下云足與鹿同，能下云足似鹿。亦以防篆之譌，而不云從比者，爲其左匕似人字也。此與夾下云從大，俠二

人同意夾篆之左人似匕字也。左右夾輔，故使二人相向。彘後蹠廢，故前二足與後二足不同，故云從二匕以見左。方似人字者，乃是匕字反文。又申之曰彘，足與鹿足同爲其詞不達，恐人謂誠從匕字之義，故申之以見仍是象足形也。其立文與鹿彘能下不同者，彼純形，此兼矢聲，恐人謂與疑字一類。匕，矢皆聲也，故云然耳。顧千里繫傳本作𠄎，必其私改。玉部璣字，仍同大徐，是以知之。

段氏刪麀篆，蓋誤。余雅釋文麀，素卜反，本又作速。字林云：鹿迹。一曰速。鹿子。陸氏雖不引說文，然引書者從其便，不

必以說文在前卽必引之未便以此斷爲許不收麋呂乃
收之也或說文亦如字林本有一曰鹿子句故得廁麋麇
之閒乎若謂速不妨專爲鹿迹之名則速迹一字可云其
迹迹乎夫獸蹄鳥迹多矣尔雅爲麋鹿麋兔別其名者表
其異也迹爲其通語故每句言其迹而後舉其迹之名也
若鹿之迹卽曰迹則正如牛羊犬豕其迹皆謂之迹矣又
何必區別之乎段氏曰知刪難知改尤難故所刪改增補
是者極多而證龜成蛇者亦復不少

麋下云大麋也段氏改麋爲麋前乎說文有尔雅後乎說

文有玉篇皆可證也。乃麋下云麋也。別古今名也。經典無言麋者。則麋下云麋屬。定當改爲麋矣。而段氏不改麋字。下又云說文自麋至麋。皆說麋屬。然則何以改麋說之麋乎。

段氏疑麋字後增。筠案論語釋文云鹿子。爾雅釋文出麋字。云音迷。本或作麋。音同是麋。卽麋之重文矣。然釋文又出狻麋。云字又作狻。牛奚反。則又與麋音義並異。或說文本區爲二。或後人分之。尙未可決。

媿下云。兔子也。媿。疾也。乃兩義。故再出媿字。而後以疾說。

言二乘也 一 一
之謂媿通彘也故爾雅釋文有兩音匹萬反則兔子一義之音又匹附反則疾也一義之音 三

狗下云叩气吠以守謂叩气而吠以守禦段氏欲倒作以吠不知玉篇以吠守自通此則吠字生於叩气倒之則不通也叩气者大聲硜硜促數絲碎如斂擊也六畜之中他皆一聲而曳長之犬獨聲聲密比也

穆下云犬獾獾咳吠也爲穆字作解不曰穆穆而曰獾獾豈非誤乎小徐本穆在類之後大徐遂之此者以獾下云獾穆故也然則穆下當云犬獾穆咳吠也段氏說誤玉篇

二字類聚而先糝後獫又以獫爲夂部之夔與許異廣韻
三十一巧奴巧切內收糝獫二字獫下引說文又奴交切
其下巧切內亦收糝字引說文音哮而糝下云擾亂獫下
云犬驚知爲由獫糝而後咳吠非以獫糝形容其咳吠也
咳始駭之譌乎玉篇糝下云犬擾駭也集韻五爻何交切
內收糝字云獫糝駭犬吠聲虛交切內又收之引說文如
今本力交切內又收之云糝獫犬亂吠案獫卽獫之俗交
又到之作糝獫尼交切內收獫字引說文獫糝也又加注
曰謂犬吠。

臭下云禽走者謂田獵所逐之禽已逃走也臭而知其迹者謂犬臭地而知禽所往之蹤迹也斛律光嗅塵而知敵之遠近是人亦有然者矣抑許君蓋誤臭爲腥臊羶香之總名引伸爲惡臭二義皆讀爲抽去聲作嗅字用者乃嗅之省借也

說云臭而知其迹是直以爲嗅字矣嗅下說云以鼻就臭

此用臭字本義也臭與音義皆別蓋許君以臭從犬不得其由故

委曲說之非本心也獻下說羹獻亦是類下說尤可見○月令五臭春臭羶則食羊夏臭焦則食雞中央臭香則食牛秋臭腥則食犬冬臭朽則食彘是所食之味與臭相應

也。物必有味而後有臭而別味以口故味字從口。別臭以鼻。故臭字從自。自者鼻也。乃人之鼻不可謂爲犬之鼻也。從犬者。良爲狗。良東北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猶味從未。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故許以味說未。意者良兼終始之義。故從犬以概夫羊雞牛彘乎。夫犬物也。臭味則事也。臭味無形不可的指。故以犬表之。○胜下云犬膏臭也。臊下云豕膏臭也。皆氣臭之謂。乃臭字本義。鮭下云魚臭也。鰓下云鮭臭也。則惡臭矣。說見刪篆。

類下云種類相似。唯犬爲甚。似涉迂曲。案自類以下皆似。

犬非犬之物或類亦其一種也莊子天運篇類自爲雌雄故風化釋文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牝牡也案莊子呼爲類則類一字卽爲名陸氏所舉師類於犬近似云其狀如狸亦猶猥似狸而字從犬也或許君亦如莊子之說今本則爛掄之後後人杜撰乎

琴賦注引說文灼明也案灼灸也焯明也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本作灼然則李善所引卽焯字之說非灼下掄此義也彼知琴賦之灼卽說文之焯是以如此以意逆志

斯爲善說書者。今人拘文牽義，將於灼下補此說矣。
熨熙在部末，非其次也。玉篇熨在焠之下，威之上，熙在熹
之上，當是。

熨下云從旦，又持火，所以熨申繪也。案旦爲仁之古文，去
熨義遠。汗簡尸部旦下云：夷見尙書，尉字從此。此訓是也。
旦蓋夷之古文，夷者平也。尉之所以平之也，是以從之論
其義。則又持火在前，旦在後，而先云從旦。二字當句絕，乃
又持火一逗。乃
云又持火者，以下筆先後之序言，且取詞之簡也。段氏解
旦又爲親手支離矣。熨變作尉爲官名，因作熨熨之器，曰

言二卷七 一 卷一 一
五
鉛鏤。說文不收。蓋古無此名。

蠱下引左氏蠱蠱不兆。乃合傳注引之原文。當不止此。爲習明字科者所刪耳。凡說解中詞旨局促。似後世字書者。皆當以此推之。今之習舉業者。率好刪節經書。故有幸得科名。未見全經者。況唐時科目多矣。乃進士明經。概不能試。而習明字一科。則其才可知。其師亦概可知。說文字林。卽功令也。猶苦其難讀。遂合兩書爲一。說文之訓古。而字林漸近今。乃於其不能解者。輒易以字林之說。且刪節字句。以省日力。故藥下云治病之艸總名。而刪爲治病艸。似

有一艸名藥。堪治病也。澍下云上古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選注屢引。惟此最備。然它處亦無六字者。乃刪爲六字句。陋謬不通。誰執其咎。段氏謂左傳本有不兆字。不亦誣乎。

爓下云火爓車網絕也。考工記輪人注。司農云牙。世閤或謂之罔。是漢尙無輞字。段氏謂爲考工作注。是也。而所說殊謬。賈疏謂古者車輞屈一木爲之。筠見甘肅車輞。屈兩木爲之。知賈說非誣。記所謂內外牙。乃牙之內。牙之外。牙之旁也。切地者爲外。鑿以受蚤者爲內。其兩面之漆二分不漆一分者爲牙。木之長短四面同也。爓而爲環。則外必

長於其舊內必短於其舊故不善燥者欲申外之短爲長則廉絕矣廉絕者絕其理也欲屈內之長爲短則挫折矣挫折者如衣之襞積也內外皆病瘦則旁必病肥當木理柔處猶如故當其堅處則壅腫暴起矣此物情也段氏所說祇坐不善讀注。

熅下云鬱煙也段氏謂鬱熅聲意皆同則當改之曰熅煙矣而倒之曰煙熅猶壹壺何邪案易作綯緼玉篇廣韻皆注熅曰烟熅又有氤氳則段氏說自是而竊謂少失許君之意許君既引易天地壹壺矣不應又作鬱煙卽連語多

異文亦當作煙鬱也。煨字之上煙煇二字皆烟也。則煨爲烟宜也。乃不第曰煙而曰鬱煙則誠烟煨之所由成矣。薰菸也。菸鬱也。藟韭鬱也。今人於花葉之色未變而失其性者謂之薰而所由以薰者則鬱之而氣不揚也。然則煨蓋猶糝盆蓄火無燄而生烟鬱積之故也。於是氤氳四布矣。故段氏所說得其意失其詞。

煇下云火熱也。謂以火熱之也。玉篇有重文煇似廉似林二切。煇者溫也。左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則省借然吾鄉俗語溫之曰煇之呼爲似廉切不呼似林切。

炅字下段氏引廣韻炅香桂炅四字皆九畫而疑其皆八畫筠聞人述翁覃溪言曰漢人八分運筆與今作楷書等近人皆先橫後直取其易於配合也吾以之正翟文泉文泉曰漢碑本兩種有如楷書者有先橫後直者不可膠固論也因述桂未谷作八分雖橫之至短者亦作之必盡而後作其直筠以四字皆九畫思之知其說不誣日字夬字其折筆皆斷爲兩則香炅炅皆九畫矣桂字兩直連書亦九畫矣是古人固已言之吾向者不察也

小徐本燿字說曰取火于日官名從火聲舉火曰燿周

禮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此下有燹燹焚三篆而後以烜

篆殿于部末說曰或與燿同筠案此說文斷爛烜篆佚而

其說解併入燿下也燿下當云舉火曰燿

杜子春曰燿爲私火蓋卽對司

烜氏明火以爲言許君不用而易之

從火藿聲周禮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

司烜氏所司者明火也其篆當在燿上然取火于日官名

此亦殘闕之文當無官名二字後人聊且補之使成句讀

也燿下不云舉火官名則此亦不當言官名且官名司烜

氏以一烜字而說之曰官名一不通也秋官鄭注曰烜火

也火是物乃可司今不解烜字本義豈烜之一字足當取

火于日四字乎。二不通也。且經曰：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鑑取明水于月。今也字之從火也。而第言取火不言取水。屈經從字三不通也。卽如砉字先說其義而後曰周禮有砉族氏。若如本文許君無此語例也。蓋烜字旣說之後。校者見周禮有此字。而其義則在燿下。不敢與許君爲難。而又不安於心。故補于末而曰：或與燿同。或之者疑之也。此句非許君語也。大徐遂使相就而改之曰：或从亘。於是泯沒其迹矣。鹵莽可恨如此。秋官司烜氏注：烜火也。讀若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烜。疑當云故書烜爲燬。謂經本作司燬氏也。故下引司農說正之。

而改經文爲司烜氏。若謂春秋故書作燬，則此爲周禮作注，不宜辨正春秋。且既依故書作烜，又不必多此辨正也。司農曰：當爲烜。夏官司燿注：故書燿爲焦。杜子春云：焦當爲燿。書亦或爲燿。然則許君收烜燿二字，正從司農子春說也。故燬下不引司燬氏，焦下引周禮以明火燬焦而不引司焦，則以故書爲誤明矣。豈作無稽之詞而合烜于燿乎。

焮下云：火光也。以冉切。焮下云：火行也。舒贖切。玉篇：焮，胡甘切。又天念切。火光也。無焮字而有焮字。胡甘切。火行兒。其訓釋正與焮互易。疑說文之焮卽焮之譌。然焮焮二字。

廣韻皆不收二十三談。𦄏，胡甘切。火上行兒。五十五豔。𦄏，舒贍切。火行兒。五十六橋。𦄏，他念切。火光則。又以兩義統歸之。𦄏矣。若五十四闕。談吐濫切。譖。舌出則從舌炎聲。非如𦄏之從炎舌聲也。集韻二十三談以𦄏爲一字。五十六橋又以𦄏爲一字。其訓皆云火行。然則說文之𦄏其爲衍文譌字未可決。闕之可矣。不當如段氏改竄也。考工記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說文曰：青，東方色也。赤，南方色也。白，西方色也。黃，地之色也。乃元下不云天之色也。而曰

幽遠也。黑下不云北方色也。而云火所熏之色也。

玉篇引
韓康伯

曰黑北
方陰色

則知說字與說經小異也。說經者但取其義之相

中而已。至于說字則必使字形與字義相貫通。象幽而入
覆之之形不能得夫之色之義也。從炎上出囙之形不能
得北方色之義也。故別爲之說。許君非忽忘之也。炎上出
囙之囙當讀如蔥。不可讀楚江切。小徐韻譜一東。囙倉紅
反。竈突異於四江之在星曰竈。雖陽虎之蔥靈卽是竈。橋
在古原無楚江一讀。然卽今日變音之後。吾鄉呼竈突亦
呼爲烟蔥也。

歷下云中黑也。衆經音義引作面中黑子也。今本掇二字。
玉篇作黑子也。則通。驚下云小黑子兩字相連。其意相承。
歷爲黑子。其小者別名爲驚也。段氏引漢書顏注黑子。今
中國通呼爲魔子。案魔蓋歷之譌文。

駮下云丹陽有駮縣。段氏改陽爲楊。案地理志作丹揚。其
屬有丹陽縣。郡國志則郡縣竝作丹陽。未審段氏所據。

囟下祇有窗牖一義。而部中收恩字。云多遽恩也。則囟
亦當有忙迫之義。今作匆匆。說文無匆字。而蔥今作蔥。知
匆卽囟之省文。集韻囟有重文。則匆匆卽囟囟也。同在一部。欲

其意互見故於部首不說此引伸之義與它重言但以聲

爲義者不同

如雌鳩之聲粗故曰關關扁喙者亦然如鴨聲亦關關也此卽作官官亦可得其聲不過

古人偶借關字耳廣韻之官官卽由此作也

凶凶蓋以形爲義者凡患遽之事

必係紛錯糾結窗櫺之交互盤結似之患重凶義故不入心部又勿部說曰遽稱勿勿今好古者用之而以匆匆爲無根之語恐亦未詳審也

夾下云持也從大俠二人案俠蓋挾之借字匸下云表後有所俠藏也亦借用也俠下云俶也乃任俠之謂挾下云俶持也俶下云門持人也

從莊氏校改

證知挾持本作挾也又

案從大俠二人似當作從二人持大蓋許君特據字形兩
人字在大字掖下故謂大俠之竊以周召夾輔成王推之
大者君也二人者左輔右弼也持之意當屬二人不當屬
大。

𡗗字從卯段氏據漢書改爲𡗗筠案漢書衛青傳南窳侯
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𡗗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窳音普教
反𡗗亦同字玉篇𡗗普教切大也窳普孝切穿也窳也臧
也又力救切地名廣韻三十六效𡗗匹兒切窳上同說文
窳也四十九宥窳地名力救切案玉篇以兩音屬之一字

者詩小星以昴與稠猶韻天官書以畱爲昴蓋古卯卯音相似也不得如段氏說且段氏改窳奔爲窳奄而昴不改爲昴且力辨惠定宇之說之誤何其無定見也○卯不必定在巧韻卯亦不必定在有韻如茆字說文作茆魯頌與酒老道醜爲韻兩韻通押亦可悟矣卽說文引詩言采其菲猶可謂今本傳寫誤乃釋文曰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豈諸人皆未讀說文乎文選西都賦注引春秋漢舍孽云劉季握卯金刀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取義於卯其說固誤然非卯卯聲通何自譌哉充段氏之說將有謂史

記之畱爲鼎字變體其字當作畱者矣周敵散畱作𠄎

奄下云又欠也段氏曰未詳又引方言奄息也案玉篇覆也大有餘也二句同說文又有大也息也二義意者欠卽大之譌乎然大有餘也足兼之矣或欠爲欠伸之意卽所謂息也者邪○申展也案𠄎下云所以𠄎申繪也亦以申爲展

查下云奢查也玉篇同語雖難解要當是連語奢張也夸奢也查又從大當是誇張之意不得以其無所見而倒之爲查奢也玉篇又云大口也雖非以大口釋奢查而查有

大意有明徵也。

壺下云昆吾圓器也。十五年前吾亦如段氏說。今思得之。昆吾者壺之別名也。昆讀如渾。與壺雙聲。吾與壺疊韻。正與疾黎爲茨之于爲諸者焉爲旃一例。

壺部壺下云壺壺也。從凶從壺。不得泄。

似當云從壺從凶。壺不得泄。

凶



也。易曰天地壹壹。壹自爲部。云專壹也。從壺吉聲。段氏曰元氣渾然吉凶未分。筠案此語非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者不能道也。其識直出許君上矣。蓋專壹爲引伸之義。壹壺乃其本義。壹字當隸壺部。不當隸壺部。兩字皆從壺。

字之形而義則從壺比象之義非正義也許君謂壹從吉聲已覺牽率苟壺不得泄因有凶義然則壹之從吉者豈非以壺不得泄而有吉義乎凡連語或雙聲或疊韻不過形容之詞若夫卩卽節奏也彳卽躅躅也則其爲形容也以義不第以聲矣至於壹壺則義爲主而聲爲從乃合兩字以會意者爲會意之極變何也天地之生物也理著於氣氣吉則吉氣凶則凶視其所遇莫爲莫致則姑卽說文徵之性者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心統性情故有道心人心之別孟子亦曰性也有命

焉命也有性焉必杖思則得之。貞其力於操存也。然則一人之性情而吉凶固已分矣。夫物非陽不施非陰不生。故天施而地生。男施而女生。各正性命。陽之爲也。無所謂凶也。品物流形。陰之爲也。不能定其吉凶也。然則累人者惟血氣矣。而吾謂人之所以能爲聖賢者。全杖血氣。血氣者人之魄力也。克念作聖。不可限量者。恃有此具也。是以彗星耿耿。終古不能爲日月也。細流涓涓。終古不能爲江河也。取而譬之。吉凶已定者也。惟夫用之吉則吉。用之凶則凶者。惟血氣爲然。而壹壹之時。卽將著於血氣之時。故壹

之從吉者不爲吉。壺之從凶者不爲凶。許君說以形聲者既誤。說以會意者尤誤也。

圉下云。圉。圍。小徐集韻類篇引皆同。毛初印本孫鮑二本五音韻譜皆作囹圉。蓋圍爲古字。圉爲後作。說解用之而不列爲篆文。口部囹蓋後人增也。而囹下不云囹圉。直曰獄也。亦經刪節。秦曰囹圉。不可割一字爲名也。韻會。圉下云。說文本作圍。卽引囹圉。所以拘罪人。又引前漢書東方朔傳。囹圉空虛以爲證。又曰。今作圍。則其所據小徐本無圍明矣。

鼠下云此與籀文子字同。段氏疑籀當作古，非也。籀文子作。上亦作與鼠之上半同。彼說云凶有髮，與此說云象髮在凶上，詞亦同也。

𠂔下云凶取氣通也。玉篇引作取其氣所通也。語意乃完。

段氏倒之，非也。凶與臍氣相通者，蓋道家泥丸丹田之說。

漢桓帝紀左棺。注引說文曰：寔憂也。音工奐反。句蓋出說文音隱

今作心旁官，卽寔字。今相傳音縮。玉篇寔有重文棺。古桓切。又公玩公緩二切。

寔之古文似當作。段氏作是從囚也。目

言二和也
三十一
三十一
二字往往互用直之古文𠄎木當仍是從十從目特以木
易耳吾因古文從木疑直字所從之古蓋象矩形不當
在亅部周髀經曰平矩以正繩繩者所以爲直也有正繩
之器而集十目以視之未有不直者矣古文從木其意不
甚明顯蓋係奇字然木生而直矩之古文作巨或體作架
亦從木也吾不疑部首之亅卽當解爲矩形爲許君誤說
之者以下文亡亅二部皆從亅必曰退曲隱蔽其義乃相
附屬也

愼下云寬嫻

當依列子釋文所引作閑

心腹兒詩曰赫兮愼兮案毛詩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傳瑟矜莊兒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

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

據宣字似毛詩本作愴

釋文僩韓詩云美

兒說文云武兒咺韓詩作宜宣顯也爾雅釋訓亦作咺郭

注貌光宣乃合釋赫咺也釋文作烜吁遠反光明宣著案

許君之說僩愴與毛傳異者蓋據禮記爾疇恂慄威儀之

說覺傳未安而易之也寬閑心腹猶云心廣體胖赫是威

愴是儀合而言之猶云恭而安耳韓詩作宜乃省借今本

作咺則聲借咺愴皆況晚切也朱子以赫爲盛大以咺爲

宣著亦本毛義然嫌於詞之不順也則總說之曰宣著盛

大之兒是謂詩人倒文以就韻也恐未然

釋文不云說文作愼何其疏也

列子力命篇注引鄭君禮記注曰頃寬綽兒蓋卽用許君之說惜今注疏本佚之

窻從客者宋於周爲客之義也尊賢不過二代而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虞商旣然知夏亦以爲賓客也周獨名以三窻者創名也因窻字從客而取之非爲三窻特製此字也窻所以從客者出門如見大賓也

袖下云朗也引詩憂心且袖筠案毛詩自作袖傳曰袖動也與釋詁同郭注引詩亦作袖說文女部袖動也收毛詩

之字用毛傳爲說不過未引詩耳何於怵下引詩而說曰
朗也改毛詩之字改毛傳之說若有駁正之意者吾恐詩
係後人所引竝未檢毛詩自作媠也不然玉篇廣韻皆云
怵朗也不用毛傳而用說文集韻十八尤媠怵下皆曰動也而不合爲一字而鼓
鐘釋文不言說文作怵竝不言本又作怵也屨入之人蓋
以唐韻媠徒歷切怵直又切習熟時讀以怵與是詩韻協
故漫引於此。

怕下云無爲也正用于盧賦怕乎無爲段氏亦引之矣乃
改爲作僞謂爲訓母猴不可用夫許君於本字祇說本義

說解則假借居多宋人方管許君不知假借忍再揚其波乎且無爲也字其說曰女陰名或據秦權用段字段氏何不用之然吾不見秦權何等琅邪刻石有兩也字至今歸然山顛也況僞下云詐也段氏未敢改爲作也但引荀子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而昌明之似將與蘇氏爲敵不知已與堯舜爲敵也乃於怕字下直云僞訓作也以已之意爲許君之言厚誣許君直自誣耳

段氏改悞爲快吾甚信之又考玉篇不能無疑其悞字有重文心集韻作忼從甲乙乞燕字皆不合似卽余從切之

厂變形爲耳。

厂曳一字別有說。

世從厂而向右曳之是其比也。

忼字別收之云他蓋切奢也似本之西京賦心參體忼然賦注云體安驕泰似字本作泰又曰泰或謂忼習之忼此忼字則與忼字同義而其字從太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索隱出忼邪臣而釋之曰忼音誓忼訓習言習於邪臣之謀故爾雅云忼猶狃也狃亦訓習案此借忼惕字用之段氏所引犬部狃犬性忼也本之小徐然其字作忼與文選同吾終無以決之姑發其端以待質○段氏所据者詩四月正義蕩釋文也案四月傳廢忼也正義引說文忼

習也蕩箋此言時人怵於惡釋文怵市制反又時設反說
文云習也其字一從犬一從大廣韻十三祭時制切內收
怵字云怵習丑例切內收悞字云習也餘制切內又收之
十四秦收怵字與玉篇音義同集韻始有怵怵二字時制
切內收怵丑制切內收悞以制切內收悞怵而又不同義
怵奢從太不收怵字然則怵怵皆怵之譌也廣韻十四秦
怵字下固云又逝大二音矣。

悞下云不明也文選江文通詩沿牒悞浮賤注引說文悞
不明也案首部瞢目不明也夕部夢不明也則悞悞皆通

玉篇憊莫公武互二切慙也。不明也。慙。牟孔切。心亂心迷也。則固卽一字。蓋古人注書於其異文。不甚分別。李氏知江詩之慙卽說文之憊也。故引其說。而不曰說文作憊。本非作字書。故不必區別也。卽如瘠字。說文作瘠。瘠。選注。遇瘠字。卽引說文瘦也之說。而不曰說文作瘠也。要當知著書各有體裁。以意逆志。乃能得之。不可見有異文。卽增補說文。或改易也。○周禮遂人注。慙。無知貌。釋文。慙。本又作憊。是知漢人皆作憊。後人以時行字改之。

懸字下。段氏引毛傳。信誓。懸。懸然。又申之曰。謂且卽懸之。

假借字案毛傳故作旦旦釋文云說文作息息初不言毛
傳作息息也疏引定本云旦旦猶怛怛亦未嘗云定本作
怛怛也段氏鑿空自欺而已

表記信誓旦旦
釋文字林作息

火部炏下引詩憂心炏炏段氏據孔疏釋文改憂心如炏
心部愞下引詩憂心如愞正與詩今本合或係譌文或係
後人增入皆未可知段氏又改憂心如炎案釋文曰韓詩
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炏段氏作炎固有據然釋文以作
炎屬之韓詩而不云說文作炏又作炎孔疏云如愞之字
說文作炏可知說文不作炎也且許君宗毛者也若如段

氏說此詩作憂心如炎而雲漢亦作如炎如焚則字典不用惓字許君何必收惓字段氏之疑蓋自惓訓憂起請如此則憂心如惓直是憂心如憂不可通矣不知詩人妙於語言許君則直指爲解不相妨也惓字直分作兩字用乃是火燒心耳故曰如毛傳曰惓燔也卽此意也且詩用如字有直有曲如山如阜直言之也如有隱憂曲言之也本以隱憂作詩而其詞則曰如有而後其憂之辭多而不可數固結而不可解躍如言下矣不可膠固以說詩也

憑下云泣

下也引易泣涕漣如可釋之曰泣涕泣下如邪玉篇漣泣血也今周易作泣血漣如又可釋之曰泣血泣血如邪竊

意泣下也泣血也泣當作兒

蕊下云心疑也蕊下云垂也文選魏都賦神蕊形茹注蕊垂也謂垂下也蕊與蕤同而髓反又引說文蕊下說廬子諒詩藥藥芬華落似藥藥皆藥之俗字玉篇又有蕊如累切草木實節生案魏都賦用蕊於句中既不能以韻定其音而許君固云讀若瑣故玉篇廣韻皆有桑果切也而說文韻譜入之支部五音韻譜入之紙部者直以蕊藥藥等字皆如累切也夫諸字說文皆無祇有藥字又從其義而非從其音乃諸書以俗字之音定蕊字之音段氏又以俗

字之音爲心字之古音展轉迷謬莫此爲甚矣。